

当许多家长控诉“网络害了孩子”时,高文斌博士对国内外网络成瘾现象所做的比较却不得不让我们思考:为什么这么多中国孩子会迷恋网络?为什么网瘾会找上中国孩子?帮助网络成瘾的孩子该从哪里下手?

网瘾为什么偏爱中国孩子

国外网络成瘾的人群集中在20~30岁,中国却集中在15~20岁;

国外网络成瘾的内容比较分散,而中国80%~90%集中在网络游戏;

日前,中科院高文斌博士通报了这三个事实。当许多家长控诉“网络害了孩子”时,高文斌博士对国内外网络成瘾现象所做的比较却不得不让我们思考:为什么这么多中国孩子会迷恋网络?为什么网瘾会找上中国孩子?帮助网络成瘾的孩子该从哪里下手?

三大缺失

使网络成为替代品

他们经过研究发现,当代中国青少年成长中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三个缺失:

第一是“父亲功能”的缺失。父亲对于青春期的男孩来说是很重要的,父亲往往代表着规则和秩序,孩子自控能力的形成与父亲的作用有很大关系。但是现在很多家庭中,父亲的功能是缺失的,比如一些孩子父母离异了,孩子跟着妈妈生活;有的家庭虽然表面完整,但父亲很少在家,总是在外面忙自己的事,造成父亲功能的缺失。这从某种角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网络成瘾的大多是男孩。

对中国孩子尤其是城市孩子来说,第二个重大的缺失是游戏缺失。高文斌说,实际上青春期的孩

子仍然需要游戏,只不过他们需要社会角色更丰富的游戏,需要有象征意义的游戏帮助他们长大。现在中学体育活动不仅少,而且男生活动在时间和内容上都和女生差不多,其实男生是需要在游戏中有一定的肢体接触,甚至肢体冲突的。当现实生活无法满足时,他就去找替代品。网络游戏很多都是战斗游戏,所以很容易被男生迷恋上。这也是为什么我国青少年网络成瘾以游戏为主的重要原因。

第三个缺失是同伴的缺失。对于青春期孩子来说,同伴特别重要,没有伙伴就不能从家庭走向社会。但是中国城市中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内同伴为零。同时,现在很多孩子上学远,又因为安全问题家长不得不接送,本来上学路上可

以和同伴玩耍,现在不可能了。而短短的课间时间,很难发展出高质量的同伴关系。当现实生活中同伴缺失时,网络却给青少年提供了机会。

在网络中,有游戏,有同伴交往,又能获得成就感,正好弥补了三个方面的缺失。

警惕从学习成瘾到网络成瘾

高博士把网络使用者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健康使用者,他们不会因为上网而影响社会功能的发挥。第二类是高危人群。高博士说,这样的人往往是人们心目中的“好学生”。这些好学生对学习的投入并非出于内在的兴趣,而是依赖良好的学业成绩获得各种心理需求,如老师的关注、家长的奖励、同学的钦佩

等。他们是“学习成瘾”的孩子,往往缺乏学业以外的明显特长和爱好,也缺少好朋友。这样的好学生进入大学后,发现学习不再是评价一个人的单一标准时,就会出现成长的垮塌。单一的行为方式使得他们放弃学习,一头扑到网络上,希望从网络上全部获得他想要的东西。

第三类是网络使用障碍者。这些人虽然上网时间很长,几乎每天都要上网,但还能控制使用的极度度,比如考试前他会停止上网去复习。

第四类就是网络成瘾者。他们因为上网,社会功能严重受损,心理、身体都出现了问题。这些人约占2%,他们需要进行心理干预。

高博士说,我国目前青少年有很多属于第三类而不是第四类。对他们进行矫治,家庭、学校和青少年自己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有利于状况的全面改善。尤其是青少年自身具有一切的行为调控能力,在专业人员的辅导下,这股自身的强大力量会帮助他们自己走出网络迷途的。

摘自《新闻世界》

假与劣

当场请教老先生是不是真的。老先生看后说:“呵,假是不假,就是劣!”

潘家有个卖字为生的小伙子,专学启功,几可乱真。题启功的真款,加上电脑激光制版的印章,活脱一个真启功。但如果你请他给你新开张的字号题

块匾,小伙子会立即沉下脸谢绝:“我和启先生有约法三章:一不题匾,二不题写书签……”

“你还真见过启先生?”

“见过。”

“先生怎么说?”

“你的字是假,但不劣。”

摘自《打开心灵的锁》

数学家们的生活趣事

徐迟先生的一篇精彩报告文学,让中国老百姓认识了一个叫“陈景润”的数学家。陈景润先生走路撞树,或者张广厚先生吃馒头蘸墨水之类的轶闻更为广大民众所熟知。

因为我父亲在中科院数学所工作,我从小就住在数学所的宿舍,所以得以目睹这些数学家的生活趣事。

王元买瓜

算得卖瓜人目瞪口呆

中关村每到盛夏,82楼门口总有一个大号的西瓜摊,摊主是个歪脖子大兴人,姓魏,挑西瓜不用称,用耳朵贴上听,十拿九稳。大概是1987年或1988年,我爹让我去买西瓜,我骑上车,直奔魏歪脖的瓜棚子——毕竟他的瓜好。一看买的人不少,正要往里挤,忽然看到有两位熟悉的人物,也在挑西瓜呢。谁呢?数学家王元先生和太太,两位一边挑一边算价钱呢。

魏歪脖的西瓜卖得好,不免有些“作怪”。不称重,分大瓜小瓜卖,大瓜3块一个,小瓜1块一个。看到大瓜小瓜尺寸差别不是很大,很多人都拼命往小瓜那边挤。王太太好像也是这样,却听见王元先生说:“咱买那个大的。”

“大的贵3倍呢……”王太太犹豫。“大的比小的值。”王先生说。王太太挑了两个大瓜,交了钱,看看别人都在抢小瓜,似乎又有些犹豫。王先生看出她犹豫,笑笑说:“你吃瓜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容积,不是面积。那小瓜的半径是大瓜的2/3稍弱,容积可是按立方算的。小的容积不到大的30%。当然买大的赚。”王太太点点头,又摇摇头:“你算得不对,那大西瓜皮厚,小西瓜还皮薄呢,算容积,恐怕还是买大的吃亏。”

却见王先生胸有成竹,点点头道:“嘿嘿,你别忘了那小西瓜的瓜皮却是3个瓜的,大西瓜只有1个,哪个皮多你再算算表面积看。”

王太太说:“头疼,我不算了。”两个人抱了西瓜回家,留下魏歪脖看得目瞪口呆。

钟家庆“羞于见人”

钟家庆研究员和我爹曾是课题搭档,钟为人仗义正直,敢说敢为而又懂得办事的方式方法。有一天,我爹所在的数学所分橘子,每人一箱,所里住平房宿舍的人多,钟先生就带着几个学生拉着板车给大伙儿送。那天天热,钟先生光着个膀子,只剩一件二指背心,他喜欢游泳,全身晒得又黑又红。他好像有事和我爹讲,所以把学生 and 板车打发走。他带着把橘子搬进我家,抓了一个橘子,正用嘴唇着扯掉橘子皮的时候,有一个目光炯炯的小丫头凑上来了,问:大爷,您知道钟家庆钟老师在哪儿吗?

我爹听见了,刚要介绍,又打住了。他虽然迂,但是并不傻,看看钟先生,晒得像个黑炭头,二指背心大裤衩子,嘴里叼着一个橘子,这……这什么形象啊。幸好我爹没说什么,钟先生马上就接茬儿了——唔,他不住这院儿啊。那小丫头说:大爷,刚才碰上他的学生,说在这儿呢,您能帮我看他在不在这院吗?求您了,我想找机会见见钟教授,我从武汉来的。

啊……钟先生好像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他回头看见我爹,像看见救星一样,冲我爹一指,说,哦,我是蹬三轮的,不认识什么钟家庆,问向他吧,他住在这儿,可能知道。说完,钟先生掉头就跑,把我爹给摺在那

儿了。

唔,你找他什么事啊?我是从武汉来的,我要考他的研究生。您认识钟教授吗?唔,认识,你认识他吗?当然啦,您看我这个包。打开包,我爹看到厚厚一本剪报,都是钟先生参加会议、授奖颁奖的报道和照片,钟先生西服革履,神采奕奕。

我爹就只会唔唔了。那小丫头还问呢:你们科学院的研究生都住在哪儿啊?我来这儿好几天了,怎么一个教授都没看见呢?这时候,她后面有一个搬橘子的,是吕以犛研究员,也是二指背心的形象……

好歹把小丫头哄走了,我爹和钟先生一说,钟先生就跳起来了,不行不行,我那天那个形象,怎么见这个学生啊!我爹说要是人家考上了,你能不要?钟先生那些日子就很苦恼,直到发榜,那小丫头的分数没有上线,才松了口气。那个小丫头后来去了兰州,多次给钟先生来信,讨教问题,兼叙崇拜之情,钟先生非常热情认真地回复,对她极尽帮助指点,但始终不肯和这学生见面,直到钟先生去世。

左手画方右手画圆

我爹是数学所的普通人士,后来又半道出家去了其他领域工作了,就不再介绍他的真实姓名了。我爹的记忆力十分惊人,学打扑克我爹就占了上风,一盘“争上游”下来,没弄明白规则,一不留神,就用上了他那个背100位圆周率不打磕巴的怪脑袋,问人家:第三轮出牌,你为什么出10、J、Q啊?人家说为什么不能出呢?我爹说你第九轮还出了一个梅花Q,为什么把两个Q拆开呢?教授的一愣,您记得这么清楚?老爷子说着,您就短短一局牌嘛。人家说那从头到尾我们打的

摘自《扬子晚报》

一怔,立即身子一挺,眼睛像星一样明亮。我说OK,按了一下快门,才发现相机里的胶卷已经完了。忙装上新胶卷,几只牦牛就挡住了他,再没有露面,他的个头没有牦牛高,无数粗壮的牛腿腿中,看得见一双小人腿,一起在移动着,远了。

从青藏高原上回到了内地,渐渐地淡化了山道上一步一叩头的朝圣者的人影,也消失了寺庙里的那些信徒们的摇着的轻轻铃声,但我常常对朋友们讲起牦牛和藏族小孩的这一

一辈子总是待在舒适的温室里,再是宝鼎香浮,锦衣玉食,也会弱不禁风,消化不良的;一辈子总是离不开家的一步之遥,再是严父慈母,娇妻美妾,也会目短光浅,膝软面薄的。

年轻时去远方漂泊

肖复兴

“大烟炮儿”一刮,就先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天寒地冻,路远心迷,仿佛已经到了天外,漂泊的心如同断线的风筝,不知会飘落到哪里。但是,它让我见识到了那么多的痛苦与残酷的同时,也让我触摸到了那么多美好的乡情与故人,而这一切不仅谱就了我当初青春的谱线,也成了我今天难忘的回忆。

没错,年轻时心不安分,不知天高地厚,想入非非,把远方想像得那样好,才敢于外出漂泊。而漂泊不是旅游,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品尝人生的多一些滋味,也绝不是如同冬天坐在暖烘烘的星巴克里啜饮咖啡的一种味道。但是,也只有年轻时才有可能去漂泊。漂泊,需要勇气,也需要年轻的身体和想像力,便收获了只有在年轻时才能够拥有的收获,和以后你年老时的回忆。人的一生,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叫做无愧无悔的话,在我看来,就是你的童年有游戏的欢乐,你的青春有漂泊的经历,你的老年有难忘的回忆。

一辈子总是待在舒适的温室里,再是宝鼎香浮,锦衣玉食,也会弱不禁风,消化不良的;一辈子总是离开家的一步之遥,再是严父慈母,娇妻美妾,也会目光短浅,膝软面薄的。青春时节,更不应该将自己的心绪一样过早地沉入窄小而琐碎的泥沼里,沉船一样跌倒在温柔之乡,

在网络的虚拟中和在甜蜜蜜的小巢中,酿造自己龙须面一样细腻而细长的日子,消耗着自己的生命,让自己未老先衰变成一只蜗牛,只能躲在雨后的瞬间,从沉重的躯壳里探出头来,望一眼灰蒙蒙的天空,便以为天空只是那样的大,那样的脏兮兮。

青春,就应该像是春天里的蒲公英,即使力气单薄、个头又小、还没有能力长出飞天的翅膀,藉着风力也要吹向远方;哪怕是飘落在你所不知道的地方,也要去闯一闯未开垦的处女地。这样,你才会知道世界不再只是一扇好看的玻璃窗,你才会看见眼前不再只是一堵堵心的墙。你也才能够品味出,日子不再只是白昼里没完没了的堵车、夜晚时没完没了的电视剧和家里不断升级的鸡吵鹅叫,单位里波澜不惊的明争暗斗。

尽人皆知的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17岁就曾经随其父亲和叔叔远行到中亚细亚,21岁独自一人漂泊整个中国。美国著名的航海家库克船长,21岁在北海的航程中第一次实现了他野心勃勃的漂泊梦。奥地利的音乐家舒伯特,20岁那年离开家乡,开始了他的维也纳的贫寒的艺术漂泊。我国的徐霞客,22岁开始了他的行万里路,谈万卷书……当然,我还可以举出如今被称

为“北漂一族”——那些生活在北京农村简陋住所的人们,也都是年轻的时候开始了他们的最初漂泊。年轻,就是漂泊的资本,是漂泊的通行证,是漂泊的护身符。而漂泊,则是年轻的梦的张扬,是年轻的心的开放,是年轻的处女作的书写。那么,哪怕那漂泊是如同舒伯特《冬之旅》一样,茫茫一片,天地悠悠,前无来路,后无归途,铺就着未曾料到的艰辛与磨难,也是值得去尝试一下的。

我想起泰戈尔在《新月集》里写过的诗句:“只要他肯把他的船借给我,我就给它安装一百只桨,扬起五个或六个或七个布帆来。我决不把它驾驶到愚蠢的市场上去……我将带着我的朋友阿细和我做伴。我们要快快乐乐地航行于仙人世界里的七个大海和十三条河道。我将在绝早的晨光里张帆航行。中午,你正在池塘洗澡的时候,我们将正在一个陌生的国王的国土上了。”那么,就把自己放逐一次吧,就借来别人的船张帆出发吧,就别到愚蠢的市场去,而先去漂泊远航吧。只有年轻时去远方漂泊,才会拥有这样充满泰戈尔童话般的经历和收益,那不仅是他的书写在心灵中的诗句,也是你镌刻在生命里的年轮。

摘自《肖复兴散文自选集》

名流故事

配角大师的主角意识

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演艺圈,年仅4岁的时候就已经在影片里登台亮相过了。然而,当他在演艺圈摸爬滚打了多年,后他出道的朋友都个个已经成名就了的时候,他却依然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角色,就是偶尔当当配角,在一部长达两三个小时的影片里出两三五分钟,大多时候也还得看导演的眼色。

同行的朋友都把他的失败归咎于他“不会做人”。其实他并不是没有获得过表现的机会,可是他每次得到上镜的机会时,他却总是要跟导演争戏,要不不就是自己擅自改戏。大方点的导演还会给他解释的机会,心胸狭隘点的则往往二话不说就撤了

他。于是,开始的时候他偶尔还可以演演配角,可到二十三岁之后,他便开始出现了戏荒,接连几年中连登台演出的机会也没有了。

然而,他“不会做人”的秉性却依然故我。这不,28岁那年,他好不容易在一部12集的科幻电视剧中获得了——一个角色,可他又故技重演了——他认为自己扮演的这个角色不仅戏少了,而且还有不少的不妥之处,于是他又和导演理论了半天。

所幸的是,这一回导演并没有撤换他,并破天荒的认可了他的意见:不仅给他加了戏,还让他在这部电视剧中饰演多重角色。后来,这部电视剧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也凭着

在该片中的出色表演逐渐吸引了一批英国导演的注意。

1987年,他凭借着超人第四集《寻找和平》开始进军好莱坞。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他的演绎事业也开始步入高峰,他成为了英国最受欢迎的演员,而他也在《小声音》、《复仇者》等影片中的表演也都进一步巩固了他在英国甚至世界影坛的地位。2002年3月,《艾瑞丝》一片更是为他捧回了奥斯卡小金人——最佳男配角奖。

他就是英国的著名演员吉姆·布劳德本特,在他的演绎生涯中,他总共演绎过不下上百个配角,因为他在演艺界的杰出贡献,因为“很少有配角能像

他那样始终如一地甘当绿叶”,他被誉为配角大师。曾经,有一些晚他出道的后生小辈向他问道,问他为什么在一个小小的配角上也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他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归结为一句话:把配角当主角一样去演绎。

把配角当主角一样去演绎,这是一种入戏的精神。大而言之,这其实就是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然而,工作中也好,生活中也好,我们之中有不少的人却总是因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不够分量”而心灰意冷,提不起精神,布劳德本特用自己成功的经历告诉我们,这其实是一种错误。事实上,就算你扮演的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配角,你也同样得以主角的心态去演绎,因为在生命的舞台上,其实我们谁都是自己主角。

摘自《天下男人》

黑塞与傅聪

谢天吉

赫尔曼·黑塞(1877—1962)是德国大作家,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傅聪则是中国钢琴家,著名的音乐诗人。在年岁上,他们属于两代人,互相间也没见过面,但黑塞在83岁那年,也就是他逝世前两年,偶然在电台里听到了傅聪演奏的萧邦的乐曲,黑塞突然感到黑塞中上帝为他安排了一个奇遇——是他等待了一辈子的钢琴家从天而降了!

黑塞对音乐极其内行。和法国的罗曼·罗兰一样,他的许多出色的作品都和音乐有关。罗曼·罗兰写过《约翰·克里斯朵夫》,黑塞则写过《歌特尔夫》,黑塞研究萧邦,也弹奏萧邦。他的第二任太太比他大九岁,他毫不在乎,他爱她,还因为她是演奏萧邦的专家。黑塞一生听过许许多多杰出的

钢琴家演奏萧邦,但他认为自己活到八十多岁始终还没听到一位真正能打动他心灵的萧邦阐释家。没想到,他将要离开世界之前,东方出了个傅聪,把西方的萧邦弹活了。他激动不已,当即写了一封《致一位音乐家》的公开信,印了一百多份,分发给欧洲各界的朋友。他开门见山地告诉大家:“太好了,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一位叫傅聪的中国钢琴家,他把萧邦弹活了!傅聪,“一个我从未听过名字,对于他的年龄、教育背景或他本人,我一无所知”,但是,“我对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中国钢琴家充满了赞赏。”

“从技法来看,的确表现得完美无瑕,较之科尔托

或鲁宾斯坦毫不逊色。但我所听到的不仅是完美的演奏,而且是真正的萧邦。”“我以前听过许多人弹萧邦。如年迈的帕达列夫斯基、菲舍尔、利巴蒂、科尔托……他们各具特色,但极少演奏得符合我心目中的萧邦。我认为,弹奏萧邦的理想方式一定得像萧邦本人在演奏一样。”而傅聪是“真正的萧邦”,“当年华沙及巴黎的萧邦”,“这是个奇迹”。

写完信,黑塞热切希望见到傅聪,但终究未能谋面。应着“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们成了知音。黑塞的那封信,就是文坛界“高山流水”的现代注解。傅聪认为,评论他的文章甚多,黑塞的信则最有分量,因为信后面还讲

了一段十分重要的话,点出了傅聪的演奏出自《庄子》,傅聪的手,“就如古老中国的画家一般”,“以毛笔挥洒自如”,“自觉进入一个了解宇宙真谛及生命意义的境界”。

黑塞的见解,的确像伯牙曲后子期的阔论,言中了要害。不妨想一想黑塞和傅聪两人走过的年代,他们都处于动乱的时代,都曾浪迹天涯。黑塞是纳粹严禁回国的危险分子,他只能改入瑞士籍。而萧邦的作品大部分写于俄罗斯入侵波兰之后的巴黎。诚然,这三个人物都有一种称之为“Zar”的精神。“Zar”是波兰语,意为特有的忧愁、永恒的故国思念。傅聪把这种感情看作是李后主的“离愁别恨”。傅聪深刻地弹出了萧邦的Zar,黑塞则深切地悟出了琴声中萧邦的复活。

摘自《文汇报》